

· 医疗文化史研究 ·

1918 年大流感在北京的流行及社会应对

吴文清, 王居义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 通过系统整理 18 种民国报纸相关史料, 探究 1918 年大流感在北京地区的流行及社会应对情况。记录 1918 年北京的春夏之交和秋季的两次大流感流行, 政府及社会各界民众为防控流感疫情做出了相应的努力: 负责公共卫生的京师警察厅购买、发放防疫药品, 组织医生研讨疫病, 发布、张贴防疫布告, 并施行防疫、消毒; 地方行政机构通过施诊、施药等措施, 周济贫病; 以汪仲鹤、郝植梅、杨铸国、马左泉、张月桥等为代表的中医药人, 积极投身流感救治工作。中医中药尤其是银翘解毒丸、时疫清瘟丸等中成药的广泛使用, 为减轻患者病痛、控制疫病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百年前京城的这场大疫流行及防控, 以期能为今后的疫病应对带来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 1918 年大流感; 疫情防控; 民国报纸;《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益世报》

DOI: 10.16307/j.1673-6281.2024.06.002

中图分类号: R-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4)06-0516-12

The Epidemic and Social Response to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in Beijing

WU Wenqing, WANG Juyi

China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By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and studying 18 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ed to newspaper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pidemic and social response of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in the Beijing region. At the turn of spring and summer, as well as autumn in Beijing, there were two outbreaks of influenza.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made corresponding effort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influenza pandemic. The Beijing Police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public health purchased and distributed epidemic prevention medicines, organized doctors to discuss the epidemic, issued and posted epidemic prevention notices, and implemente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disinfection; Local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took measures such as diagnosis and medication to alleviate the conditions of diseases; Representativ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such as Wang Zhonghe, Hao Zhimei, Yang Zhuyuan, Ma Zuoquan, and Zhang Yueqiao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treatment of influenza. The widespread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especi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and simple preparations, such as

[基金项目] 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重大攻关项目“中医史学”学科 (CI2021A00207)

[第一作者] 吴文清 (ORCID: 0009-0005-0674-9711), 研究员; E-mail: wenqingwu2012@163.com

[通信作者] 同上。

Yin Qiao Jie Du Wan (银翘解毒丸 *Lonicera and Forsythia Toxins resolving Pill*), *Shi Wen Qing Wen Wan* (时疫清瘟丸 *Epidemic-clearing Pill for Seasonal Diseas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eviating patients' pain and controlling the spread of the pandemic. Looking back at the epidemic as well a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Beijing a century ago, the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future epidemic response.

【**Keywords**】1918 Influenza Pandemic;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ewspaper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Shen Bao* (《申报》*Shun Pao*); *Min Guo Ri Bao* (《民国日报》*The Republican Daily News*); *Da Gong Bao* (《大公报》*Ta Kung Pao*); *Yi Shi Bao* (《益世报》*Social Welfare*)

1918 年开始席卷全球的大流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且造成重大伤亡的一场瘟疫，几乎蔓延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时的驻哈尔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曾发布告称，由欧洲传播而来的流感，于 1918 年春天，在我国东三省各处、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地，“均曾发见，传染迅速，患者十人中几及四人”，至秋季，“我国内地几于无处不有”^[1]。在这两次大范围流感流行中，北京都曾被波及，“有 50% 的中国人受到感染，死亡率很高”^[2]，但迄今为止，尚少学者关注北京的这场疫情。兹据民国四大报即《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益世报》及 14 种地方报纸如《晨钟报》《京话日报》《盛京时报》等所载相关史料，对 1918 年大流感在北京的流行与防控情况进行梳理。

一、1918 年的北京流感疫情回顾

经对史料进行梳理、甄别后发现，1918 年的大流感在北京的春夏之交和秋季先后肆虐过两次。

（一）春夏之交第一波流感疫情

第一波流感疫情出现在 5 月中下旬。5 月 22 日的《顺天时报》报道了“最近之时令病”，称京城白昼燥热，夜间忽寒，致使感患瘟疫者甚众，初得之时，“头痛身倦，继以咳嗽”，若医治稍迟，则转为喉症^[3]。天津《大公报》也有相同内容（图 1）^[4]。从前后描述来看，应是流感来袭。同一日的《北京益世报》中也开始出现救急避瘟丹的广告，声称“瘟疫染入内地，传遍数省”^[5]。



图 1 “最近发现之时症”（天津《大公报》1918 年 5 月 23 日第 6 版）

此后数天,时疫传染愈加猛烈,患者益广。多位名伶如梅兰芳、贾璧云、尚小云、中和园金刚钻、广和楼小翠花、小金钟以及天乐园角色等相继染疫;广德楼因为配角多人患病,导致戏园停演;大栅栏某洋货店店伙50余人中有30余人患病^[6]。新世界商场染病者也有五六十人,有一记者被朋友强拉到该商场游逛一周,回家即染“头疼、懒进饮食之症”,传染之速可见一斑^[7]。京城繁盛之区忽呈萧条景况:“八埠界内游人稀少,茶馆饭铺几无顾客。”^[8]东城帅府园警察队、南兵马司消防队,则因兵士等染病者甚多,暂停练操^[9]。各警区巡警“患此症者约二分之一”^[10],因请假者众多,不敷分布,导致“各段守望巡警亦形减少”^[8]。

戏园商场等公共场合之外,在校学生染病的消息也不断出现:西城某政法学校就剩下9位没患病的,其余“全都大小有个病儿”^[11];东城某学校共200余人,患病者190余人^[12];清华学校派出29名运动员参加完5月17、18日在保定举办的第六次华北运动会,于19日返回学校后,“同学中忽患咳嗽、喉痛之病者约有七十人之多,运动员亦多患此病”,医生称系由保定传来^[13]。6月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发布校长布告,称京师时症流行,传播甚盛,尤以公众居所最为,“本校自发现此症以来,传染颇剧,每日就诊者多则百余人,少亦七八十号,病人总数虽未详查,要亦在四五百人之数”^[14]。北大理科教务处发布的请假旷课学生名单中,请病假者较多^[15]。

瘟疫来袭,不分平民与显贵。徐世昌、龙济光、宣统帝溥仪等人,在京染患感冒被治愈的消息,先后见诸报端^[16-18]。当时在《顺天时报》担任编辑的日本人辻听花还将自己染病的经过写成《病床小记》,在报上连载^[19]。同一时期,上海、天津、奉天、汉口等地均有流感疫情。北京的疫情出现在许多外地报纸中,如《大公报》《申报》《盛京时报》《国民公报》等,甚至远在新加坡的华文日报《叻报》也有相关报道:“又如北京,亦有此症,流行甚速。法律大学学生二百人,患病者一百四十人。剧场数家,以办事人多患此症,不克开演者至四五日。瑞蚨祥店伙一百人中竟有八十人卧病。各公署中人员,约有百分之三十告病假者。此症蔓延之广亦可概见。”^[20]

第一波流感疫情在北京持续一个多月,蔓延较广,以至于“走在街上,磕头碰脑全是病”^[21],医者及药铺忙碌异常,所幸患者症状多系头晕、头疼、发热、身倦、咳嗽、骨节疼痛等,传染力及症状虽均较往昔为烈,“幸结果尚无十分危险,以故数日内均可告愈”^[14]。也有“染时令因而转为痧疹者,刹时毙命”^[22]及染疫五六天后,吐黄水儿、绿水儿,甚至咯血毙命者^[11],但相对较少见。

(二) 秋季第二波流感疫情

北京的第二波流感疫情从10月开始。据各种报道,染患时疫之人颇多,几乎至“十人而五”^[23],亦有说“十居八九”者^[24]。症状多见“头疼,四肢无力,骨节疼痛,浑身发冷,口渴思饮,腹内发烧;重者咽喉肿痛,口鼻流血”等^[25]。京师各公私立中小国民学校中,患病学生日渐增多,“西城某师范附属小学,学生患此时疫者,有六十余人之多,将有停课之虞;更有某国民学校,全体教员暨学生染时疫者达十分之七”(图2)^[26]。清华学校中多名同学患病,“医院中大人满之患”,大半中等科同学于晚自修时请假休息,“上班自习者,甚属寥寥”^[27]。京西卢沟桥及磨石口北辛安各处^[28],京南南海子南苑一带^[29],及京绥铁路由南口至康庄一带,时疫盛行,“患者极多,传染甚速”^[30]。《爱国白话报》还报道了溥仪再次染疫的消息:“清室宣统帝,日昨忽患头疼作烧之症……闻系稍感时令……由二十二号起,毓庆宫暂行停课。”^[31]与春夏之交的第一波疫情相较,入秋之后的流感,症状重,民众染疫死亡者多。上海《民国日报》曾转载《字林报》10月31日北京通信消息,称“近来北京死人甚众,道上丧仪,每日必遇数十起,和尚讽经之事尤多。盖目下流行世界之西班牙感冒病,似华人尤易传染。北京华人染此病者,足有百分之五十,死者占一大部分。外人颇少传染”^[32]。至11月中旬,流感疫情渐散,14日发行的《清华周刊》上有言:“近来时症已过,病者日少。”^[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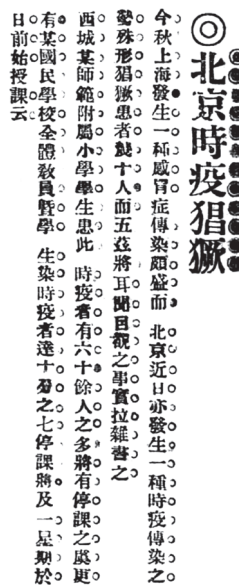


图2 “北京时疫猖獗”(成都《国民公报》1918年11月23日第2版)

不过,与天津、东北三省等地相比,北京的第二波流感疫情又算稍轻的。日本医学博士泽井俊二曾撰文述及:“世界各处所流行之流行性感冒使人惊骇,幸而天津地方流行者,其性不甚猛恶,以霍斯病者之数算计死亡者之数,较比他处甚少……然比北京流行者,其性恶甚。”^[34]《吉长日报》上也有文章在探讨当地流感疫情时,曾发出“北京、上海等处,时疫何以反较东省轻,而四乡被疫,又何反比城市重”之问^[35]。这可能与北京作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政府作为较多、医者积极救治、药店购药方便等因素,有较大关系。

其后,1919年春,北京也有时疫流行,“闹病的人,非常之多”,有报社记者访问几处朋友,家家都有人患病,“这时令病传染的也很盛,听说染这种病死的也颇不少”^[36]。结合报上“春瘟又将发现”^[37]“都下时疫流行”^[38]等报道,这里的时疫和春瘟,很大可能是京城1918年大流感的尾声或第三波流行,但尚需更多史料佐证。

二、社会各界防控流感疫情的努力与应对

与普通疾患不同,瘟疫流行,总会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1918年大流感两次侵袭京城时,除医者与药铺异常发达外,其余营业及百姓生活莫不受此疫之影响。政府及社会各界民众为防控流感疫情,均做出了相应的努力。

(一) 政府及机构团体积极应对大流感

1918年的流感疫情,尤其是秋季的第二波,蔓延广、病情重,受到总统及内务部等关注较多。应该说,政府各级部门及学校等机构团体对流感疫情的应对较为积极。

1. 总统及内务部对流感疫情高度重视

10月流感严重时,就职不久的总统徐世昌饬令部院,速行转饬各机关,“对于此种病症,务应赶速加意预防,或在疫症传染过甚之处设立防疫病所,以免蔓延日剧”^[39],并饬内务部“迅即调查,酌拟方剂,广为传布”^[30]。内务部遵谕,分别咨文各机关查照,于办公居住各室遍洒避瘟各药,在前门东西各车站

特别实施防毒办法，并令官医院传施方剂。之后，内务部卫生司指令警厅传知各医生，“对于疫症，务当慎重诊治，以重人民生命”^[40]；北京市政公所及警察厅多次开会，商订防止办法^[41]。

针对通州民间因疫疔盛行，为冲除瘟魔而提前过年之举，内务总长钱能训交谕内务部行咨京兆尹及直隶省长公文各一件，称国家令节，载在宪章政府，不可变乱国章、迷信过深，“通知所属道县从速调查，将行者力为禁除，未行者详加劝戒，免骇听闻，以杜谬举”^[42]。

2. 京师警察厅负责具体实施卫生政令

1918年时，北京的卫生行政主要由京师警察厅管辖。流感蔓延时，各区巡警与普通百姓一样，比较早感受到疫气，患病者众多^[43]。为防控流感，警察厅派卫生队出巡各区检查饮料、飭查厕所^[44]，取缔夏令食品^[45]，加强监督各方面卫生事宜。除此之外，还采取以下措施。

(1) 配置、购买、发放药品

警察厅总监吴镜潭飭卫生科或制造防疫药品药水，或购买药品，分送各区警察署。如第一波流感时，警厅从同仁堂药店购买银翘解毒丸数千粒，后又购得万应丹、回生丹、灵应痧药多种药物，发交各区，转发派出所^[46]。还发给各区石碳酸药水，“令于巡官长警各宿舍内不时拨洒，以避瘟邪”^[47]。

(2) 组织医生研究时症

春末流感来时，警察厅即组织内外城官医院的中西医官，研究时令传染病证。如6月初曾总结时病症状：“初觉时，头目晕眩，不思饮食，四肢无力，通身作烧，常喜养卧，重者即成肠热病（旧名伤寒痛），轻者三五日即可痊愈……重症可是极少。”^[48]还令内外城各行业医生，每月须将所治各种病证填写月报呈验，以备查考^[49]。深秋第二波流感剧烈时，警厅又通知内外城医生，“对于诊视病人及下药须审慎从事”^[50]。

(3) 发布、张贴防疫布告

1918年时，流感病原体尚不明了，对疫症所起多从天时不正及人民饮食起居不注重卫生等方面考虑。警察厅特编印防疫消毒白话布告，将其张贴在街头醒目处，提醒大家讲究卫生，“未病的人须早早防备，已病的人须早早医治”。布告中较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的流感防备及医治方法，指出在北京闹得很厉害的时令病，其患病原因不外乎“湿热内蕴”，又感受风雨寒气所致。防备法主要有衣服多穿点儿，以免受寒；饮食检点，不乱吃“陈腐的肉腥，未熟的菜蔬，一切油腻生冷的东西”；衣服被褥时常晾晒，庭院勤扫；厨灶水缸每日刷洗，厕所要常洒石灰等。一经染病者要早早求医诊治，不可耽误。布告还分析肢体酸痛者是“里邪与湿邪相搏，不能外达”，咳嗽咽干者是“肺气不能宣出与津液不能上承”，有停饮者自然呕逆，“有滞的必然自利不能通畅”等，此类都属于湿温，不能按照治瘟疫的方法用辛温或苦寒之品治当下的时症，以免自误、误人^[51]。

10月，流感又来，警厅除配置丸散救治时症外，再次编印白话防疫方法布告商民^[50]。文中指出，秋季时症病状均系头痛、身热、鼻塞、咳嗽等，与“本年夏间暑湿最盛，入秋以后雨少风多，以致天气忽暖忽寒”有关，“或系暑热蕴结于内，多未宣泄，又复感受风邪；或系饮食不加检点，时多停滞，一经外感，便成时症”。并注意到“本季症候与春季大不相同”，开始并不十分剧烈，若能迅速妥为医治，不过两三剂药便可痊愈；但若不甚注意或医治不得其法，亦有因之死亡者。因此劝诫民众在疾病初起即当赶紧医治，万不可因循自误。治疗上要因时制宜，须用清解药品，慎用一切苦寒攻下之剂。时疫预防仍强调清洁为至要法子，与春季布告相较，增加了“身体勤加沐浴，饮食格外检点”等个人卫生注意事项^[52]。

(4) 施行防疫消毒

防疫消毒在10月第二次流感来袭时施行。此波疫情较第一波严重，死者较多。警察厅卫生处通令内外城各区署，“遇有患染时疫之商户，即行报告该处听候办理”；凡因瘟疫死亡者，可立即“电知传染医

院，请派医员前往消毒”，以免传播^[53]。

3. 官医院暂免诊费以应对疫病

清末新政时期，京师于1906年和1908年先后开设内城官医院和外城官医院，分由内城巡警总厅和外城巡警总厅管理，负责京师内外城防疫保健、诊治疾病等卫生事宜。官医院是北京最早建立的近代公立医院。除微薄的挂号费外，来院诊治之人概不收费，住院诊治者饭费自理。据报载，最迟到1918年，官医院开始收取一定诊费，就诊者日趋减少，5月流感流行时就诊患者增多，“然亦不甚踊跃，盖一般贫寒人家患轻微病者不能随便就诊之故”^[54]。于是为防疫起见，在6月疫情较严重时，官医院“将诊费暂免三星期”^[55]。

11月，流感疫情明显较春季严重得多，内城官医院发布了比较详细的时症治疗方法说明书。指出此症与上半年所发之症相同，但有轻重之别。症状大略表现为“头痛或头昏，胸膈满闷，呕逆咳嗽，身热或不热，或恶寒或不恶寒，或有汗或无汗，甚或腹痛腹胀，泄泻不食，身痛肢疼骨节疼痛，间有化温而咽痛、鼻衄、斑疹发现”等，其中胸满腹胀、呕逆不能食者十居八九。官医院认为此症多是素有湿邪内伏，近感风寒而作，尚有寒温之别，与疫之“寒疫全属寒，瘟疫全属温，寒温两大扇，如分水岭，决不混同并现”不同，所以称其为时症，“不敢即以为疫”。时症与疾风暴雨天时忽寒有关，盛夏时未闻有此症。至于春天流行时较少死者，因“春夏属生长之气，虽得气之偏而不至毙命”，而秋令属肃杀之气，“受其气者，毙命应多”。在治疗上，根据症状，分别按寒湿、风湿、湿温、风温、秋燥5种类型进行诊治。寒湿型患者，表现为头痛、恶寒，身热咳嗽，无汗，身痛、骨节痛，口不渴，脉或紧或迟，治宜用苏叶、荆芥、防风、贝母、杏仁、法半夏、前胡、白前，严重者则用麻黄、细辛、羌活、独活。若病邪入里，出现胸满且痞、腹痛、吐泻、不食，则可加入苍术、枳壳、川朴、砂仁、藿香、葛根等药。风湿型患者，除出现前症外，尚有“有汗或臂痛、腿痛，或四肢尽痛”等表现，治宜从前方表药中，减去苏叶、麻黄、牛膝、防己之类。湿温型患者，症见“身重疼痛，舌白，不渴或微渴，胸满且痞，不饥，纳食无味，午后身热”，或见咽痛、鼻齿皆衄，可用《温病条辨》中三仁汤、银翘马勃散治疗。风温患者，其症见头痛身不痛，身热自汗脉数，午后热，咳嗽，甚或咽痛、咳血，间有发斑疹者，治疗最好用银翘散、桑菊饮、连翘败毒饮。秋燥患者，其症与风温略同，而又见喘逆呕逆、唇燥舌焦，治当用润剂，可加桑杏汤、沙参麦冬汤、清燥救肺汤等^[56]。

除内外城官医院外，1918年1月正式运营的“中央医院”也于6月初开始暂免诊费3周。之后来院就诊者较前增加3倍，医院又将施诊时间“改订每日上午九钟三十分至十一钟三十分”^[57]。6月中旬，京师传染病医院致函各区署界内商铺住户，“倘有发生瘟疫者，务令迅速来院诊治，以防传染”^[58]。11月疫情再次严重时，中央医院又再次施诊，减少诊费及药资以接济贫寒^[59]。

4. 官方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施诊

流感流行时，有条件的民众或购药或求诊，无力医治的贫民大多只能听天由命，当时报上常出现对孤苦贫穷者染疫之后的窘境的报道，甚至有因疫自杀者^[60-61]。官方与红会的施诊，或多或少能救济一部分贫苦同胞。

第一波流感流行时，京兆尹王志襄为便于贫乏求医，在公署东边京兆卖品所内设夏日临时施诊处，每日上午9时至11时施诊，不收诊费，仅收挂号金3枚^[62]。提署卫生局总办杨兆兰，在各处设置暑汤周济过往行人。后见患疫者甚多，又配置痧药万应锭、红灵丹等，分给各机关备用^[63]。当时位于崇文门外喜鹊胡同的中国红十字会，见“贫穷人等患染时疫，多因限于财力不能医疗，坐以待毙”，情殊可悯，特呈请警厅批准，在崇文门内租赁铺面房一处，作为贫民时疫诊疗所，施诊救治染病贫民^[64]。

第二波流感时，步军统领李阶平令四郊卫生总局在四郊设立施医局，“南郊设在永定门外地藏庵，东郊设在朝阳门外弥勒院，北郊设在德胜门外关庙，西郊设在阜成门外关庙”，均定于11月1日开办，每日上午11时开诊，至下午4时止诊。凡就诊者不取脉资，以方便贫民就诊^[65]。

5. 北京大学发布防范疫情布告

1918年，津门名医丁子良之子丁仲杰在北京大学任代理校医。流感流行后不久，丁即致函校长蔡元培，陈述学校疫情。之后，北京大学发布校长布告，除“斋务课逐日详查染病人数”之外，又拟定诸学生须遵守实行的“个人预防法五条”及斋务课、杂务课诸职员须遵照执行的“公共预防法四条”，主要从卫生角度呼吁大家注意饮食起居，防范疫病。5条个人预防法包括食物宜取清淡，肉食宜酌减；勤沐浴，以排泄血中有毒成分；内衣等宜时为更换，不洁衣服宜从速洗涤，切勿堆积以致蒸发臭气；不熟果实及其他不良食品均须禁忌；起居及其他清洁习惯均宜注意。4条公共预防法包括严禁厨房调用陈腐鱼肉，并督饬以煮沸清水洗涤碗盏及其他用品；宿舍宜勤加打扫，其地阴湿者应铺以石灰，痰盂宜时为倾倒及洗涤；校中应用饮料水，宜督饬充分煮沸；便所务须清洁，常以石灰铺垫之^[14]。

在疫病流行时，大学之外，管辖各公私立中小国民学校的京师学务局也曾通令各学校，“将染病学生人数及状况，并校内布置预防传染情形迅速报局”，以便派医生前往诊察^[66]。

6. 京汉火车防疫

因见各处秋疫盛行，死者、病者无数，京汉铁路局特聘请有经验的医士，在各大车站设立验疫所，“并于各长短票车添雇卫生夫役，每十分钟即用卫生药粉在各座位洒扫一次，以除毒秽而防传染”，还置备治疫药丸随时施送，以资救治^[67]。

（二）民间中医大力推广流感诊治经验

在上述官方医院及官办施诊机构行医者之外，还有一些中医药工作者，他们研究疫病，或建言献方，或义务施诊，都为1918年北京大流感疫情的防治做出了贡献。

1. 汪仲鹤论治流感

医生汪仲鹤指出，“盛行于津门，蔓延于京师”的时疫，为天时之疠气所致，治疗上须“参天化育，按六运之气”，不可徒执古方治今病。他认为藿香正气丸及清瘟解毒汤等药多不适用，遂自拟驱疫败毒饮一方，“荷叶二钱，银花三钱，连翘三钱，薄荷一钱，桑皮三钱，藿叶二钱，丹皮三钱，生草二钱，赤芍二钱，元参三钱”。同时指出，用者可随症加减，灵活施治：若腰腿疼痛，“照原方加木瓜三钱、大青叶二钱”；邪火上僭者，“照原方加生川连一钱、黑梔仁二钱”；发见斑疹者，“照原方加生石膏二钱”；咽喉肿痛者，“照原方加鲜生地三钱、板蓝根三钱、桔梗一钱五分、青果七枚”等^[68]。

观汪氏立方，系化裁翘荷汤、银翘散、清营汤而成。银花、连翘、薄荷辛凉轻解，卫气同治；丹皮、赤芍、玄参清营凉血，营血两调；桑白皮、生甘草、藿香叶清肺化湿，肺胃兼顾，加减用药皆遵吴瑭、吴又可法，确为温疫之通治良方。该药方登报后，记者从友人处得知，“用这个方子治好了的，很有几位”，特意又撰文夸赞汪医士活人济世仁心，并替穷苦人向其道谢^[69]。

2. 郝植梅论治流感

在第一波流感流行时，医士郝植梅投稿《京话日报》，论治流感。他认为当时流行的时疫系不正之气或由经络而入，或由口鼻而入所致。病状如出一辙，治法亦相近。病轻者，症见头晕身酸，恶冷发热，

恶心烦闷口渴，舌苔或白或黄，是邪在经络，治宜清热解表；病重者，症见头痛身酸，内热喜食冷物，胸膈烦躁不安，昏不识人，或头面肿，口燥咽干，舌苔黄厚或紫黑，脉或促或数，或沉或伏，是邪热在肠胃，宜泻热而清里。分别用其所拟解毒清络饮和消毒清胃汤，“治愈多人”。前方组成为：“葛根二钱，桂枝一钱五分，天麻一钱五分，石膏三钱，连翘二钱，薄荷一钱五分，黄芩二钱，秦艽一钱五分，竹叶二钱，川黄连二钱，梔仁三钱，藿香二钱，入水三茶杯，煎一杯温服取汗”。后方组成为：“石膏五钱，川军一钱五分，玄明粉一钱五分，莱菔子三钱，葛根三钱，川黄连二钱，人中黄二钱，麦冬五钱不去心，地肤子三钱，金银花三钱，薄荷二钱，天麻一钱八分，入水三杯半，煎一杯，温服，取汗；如大便不燥，去川军玄明粉，加连翘梔子。如自汗，去葛根薄荷，加藿香。若体弱与年幼之人，两方均宜减用之。”^[70]此后，有署名“庸医一份子”者致函报社，认为当时时症只有清解之法，而郝医生所拟第一方中之葛根、桂枝、天麻、石膏、藿香，第二方之川军、元明粉、莱菔子、葛根等与时症不符，“误表误下，万难收效”，告诫患病者切勿误服^[71]。

从立方来看，解毒清络饮中葛根、桂枝、连翘、薄荷辛温、辛凉复用，竹叶、石膏、黄连、黄芩、梔子大队清解，秦艽、藿香、天麻祛风除湿，解表清里、祛湿并举，冀其作汗而解。消毒清胃汤治疫传胃肠，邪伏表里，大黄、玄明粉、莱菔子逐邪拔毒、破结导滞，石膏、黄连、银花、连翘、人中黄清热解暑，地肤子、天麻祛风除湿，麦冬稍补阴液，清、下、消、补兼备，通塞开牖，祛邪外出。前方偏重肺系，后方偏重胃系。时疫之疾变化多端，不必拘于清解之法，上述二方确实可以随证施治。

3. 杨铸园手定医方

杨铸园，清末民初医家，曾任职于内外城官医院，学识经验俱富，医术倾京城。北京 1915 年白喉、喉痧盛行，伤人甚众，先生以驱秽解毒为要义，曾拟新养阴清肺汤及时疫、喉痧三方，活人不少。流感流行时，其弟子医士陈侨如、靳鹤泉、徐韵石、毓声子等，认为家师“于瘟疫一症，研究最精”，特请先生手定一方刊登报上，以期济世。方名曰驱疫保生汤，药有“苦杏仁泥二钱五分，杭菊三钱，葶苈一钱五分（布包），薄荷七分，黄芩二钱，生草一钱五分，连翘三钱，竹叶一把”等，水煎服用，并注明“病重者分量酌加，小儿减半”“头痛甚者，酌加杭菊、薄荷；腰腿痛甚者，可加木通二钱；大便燥者，可加川军一二钱；咽痛者，可加金银花三钱”“要忌发表之药，如细辛、羌活、荆穗、防风、僵蚕、蝉蜕、柴胡、白芷等，还忌滋阴之药，如元参、生地、麦冬、赤芍、丹皮之属”“病愈后要忌荤面、烟酒十余日”^[72]。

4. 其他中医免费施诊治疫

当时的报纸上还记载了三名中医在京城大疫中向穷苦百姓施诊的事迹：在銮舆卫夹道行医的马左泉医生，医道好，流感大流行时，他对穷苦人等门诊一律免费，出诊亦不较诊金多少，“据说该医生此次治愈染病之人不少”^[73]。前门外延寿寺街茶儿胡同的张月桥医生，在第二波流感来袭时，怜惜贫病，每日一早开始施治病证，不取脉金^[74]。在西城马市桥北沟沿天茶胡同路北 12 号门牌行医的医生庆霖川，也曾于时疫盛行时向无力医治的贫民施送门诊，并备有救急药品^[75]。

（三）灵活使用中成药防治流感

从当时报纸报道看，流感流行之际，人们较习惯先去药店买成药疗治。在疫情严重的 10 月底，尚有消息称“患时疫者，率皆闭门养病，赴医院就医者殊少”，因此“自时疫发生，各药店均利市三倍，而以前门外同仁堂为尤甚，往购药者有鹄立至二小时之久尚不能购得”^[23]。

在当时用于防治流感的成药中，有少数西药，如内服的防疫水、头痛除根散和喷洒外用的石碳酸药

水等。鲁迅在1918年10月的日记中，记其二弟发热卧床，“似流行感冒”，之后他也出现发热症状，请假休息，服用的是其经常使用的“规那丸”，后又曾托人购买兜安氏补肺药4盒，与二弟分服^[76]³⁴²。报纸上还能看到用血清注射法治疗春瘟等各种杂疫的广告^[77]。相比之下，用于流感防治的大多为中成药。

在北京1918年大流感流行时，被广泛应用的中成药，来自同仁堂的居多。除上文提到的警察厅卫生科从该药店购买的银翘解毒丸、万应丹、回生丹、灵丹痧药之外，还有黄连上清丸、秋瘟清化丸、防疫散、解毒锭等中成药。银翘解毒丸在春季第一波流感流行时，曾被药铺卖断货，供不应求^[78]。报上还说当时无论是谁，只要一说头疼就吃黄连上清丸，“如不见效，赶紧再买一瓶防疫散”，服下立愈^[11]。秋瘟清化丸，“每服铜元二枚，治疫甚有效验”^[79]。张伯华、古寿山、荣寿平、马仲言4人，在报上联名感谢同仁堂乐舜慕秘制的“卫生四宝囊”，即防疫散、紫金膏、保身丹、解毒锭，称“同人等于五六月间，随时购服防疫散、保身丹等品，百病确已消除，身体日见强壮。现当时疫流行，其解毒锭一种，实属活人甚众”，并强调均系亲尝有奇效，“决非空言谬赞者可比”^[80]。

此外，有报道称东城某学校流感严重时，从药铺购买时疫清瘟丸服用，“轻者一丸，重者两丸，即愈”^[12]。前外大马神庙杨仲五药房配制的清瘟解毒散，“药性平和，服后即能发表邪从汗解，立止头疼、身烧、咳嗽一切苦症”，治愈多人^[81]。西柳树井路北天育堂药铺售卖的普济消毒丸，“治近日时疫，灵验非常，且售价极廉”，新世界商场曾派人购去200丸，分送同人，以防传染^[82]。大栅栏华美药房主人配制的诸葛行军丹，“治疫防瘟颇有灵验，较比外国暑药尤见功效”^[83]。还有吕祖清瘟丸、中医士边子珩发明的救急避瘟丹、五洲大药房发行的良丹、震亚药房李埏需配制的中国灵丹、中国妙药等，在流感流行期间也常出现在报端。

可以看出，当时用于流感防治的成药，多为苦寒清热解毒之品。报上多篇文章均强调指出，此症“用药最忌发散，发散过甚，势必不起”^[84]“切忌洗澡及辛热发汗之药”^[25]。各药铺出售除瘟救苦、清瘟解毒、时疫清瘟、银翘解毒等药时，“泥于成例，均令以姜汤送下”，有医家即认为此法十分不妥：姜汤易使患者发汗，与洗澡发汗一样，容易导致瘟邪内陷，轻病转重，危及生命^[83]。

（四）其他应对流感的方法

当凶险的疫病袭来，在不清楚病源、得不到有效救治时，无助的人们总会尝试各种办法来应对。如秋季第二波流感流行时，有医者认为此系伏邪发为外感，可采用禁食疗法，指出“患者宜禁食数日即愈”。有人染疫后试之，“禁食二日果愈”。亦有人尝试一天即觉饿得难受，“虽略觉病势减轻，但终不若速觅名医服一两剂药，其病即愈也”^[85]。还有人介绍偏方，“以公鸡血半小杯和高粱酒饮之”，据说“数次立效”^[86]。社会上还常出现谣言，有说疫病是自来水被投放毒药所致，有说瘟神下界的，“有卖符篆者，有散布救灾要旨者”^[87]，还有祈求神方服后毙命者^[88]。当时京城的很多住户，“均与小孩身上拴一红布老虎”，希望能藉此避免感染疫病，成为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奇闻^[89]。孝子割股疗亲的消息也时常作为美德被传颂^[90]。

三、大流感疫情防控的现代借鉴与启示

以上通过对民国报纸所载北京地区大流感相关史料的爬梳，大致呈现了1918年大流感在北京地区的流行及社会各层面的应对情况。在当年的春夏之交和秋季，北京经历过两次大流感的冲击。从官方发布的布告、防疫方法和民间医生创设的治疫方剂来看，两轮疫情均与节气有一定关联。5月开始的第一波疫情，症状较轻，大抵属于伏暑、湿热、湿温的范畴，多兼夹湿邪；10月开始的第二轮疫情更兼燥邪，有动血之虞，病情复杂，症状及流行更为严重，死亡者多，这与1918年大流感全球流行时北半球秋季疫情最为严重的特点基本一致。

在病源尚不明确的年代，北京社会各界为防控大流感疫情均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京师警察厅是当时京城公共卫生的主管机关，负责实施具体的卫生政令。他们购买、制造、配置防疫药品，组织医生研讨疫病，发布或张贴通俗易懂的白话防疫布告，公示病状及预防办法，呼吁民众讲究卫生，注意饮食起居，并施行防疫、消毒。地方行政机构仍沿袭传统办法，通过施诊、发药等措施周济贫病。

作为早期的公立医院，内外城官医院的医生们，在流感流行之际研究疫情，向社会发布比较详细的时症治疗方法说明书，指导疫病用药。他们将流感分为寒湿、风湿、湿温、风温、秋燥5种类型，并根据症状，介绍适宜的中药和方剂，充分发挥中医学辨证论治在新发和突发传染病中的显著优势。成立不久的“中央医院”与官医院一样，也先后两次适时暂免诊费，以惠及更多染疫百姓。在民众公共卫生观念相对淡漠、社会整体不富足的年代，诊费暂免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病者寻求合理、规范、有效的治疗，减少患者的经济顾虑，是防控疫病蔓延的有效手段。

官医院之外，汪仲鹤、郝植梅、杨铸园、马左泉、张月桥等中医药人，积极投身疫病救治工作，成为官方之外抗疫的重要补充力量。他们或撰文详表流感防治，创立新方，或对穷苦百姓免费施治，诸多善行都值得今人铭记。当时可用于防治的西药较少，价高且不易得。因此，中医中药尤其是中成药的广泛使用，对流感疫情防控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流传至今的中成药如银翘解毒丸、黄连上清丸、时疫清瘟丸、普济消毒丸等，为减轻患者病痛、控制疫病蔓延作出了很大贡献。消毒清洁方面，石灰的广泛使用也颇具中医学特色。

一些深怀悲悯的报人，在流感盛行时除普及卫生知识、刊登治疫良方外，有的呼吁政府当局关注疫情，速出布告，将防治方法以通俗言辞详细晓谕公众^[91]；有的为染疫严重的一线巡警请命，呼吁警厅总监体恤下级同袍，略轻假款（各警区染病巡警众多，不少人带病出勤，请假则收入减少，不敷养赡）^[10]，展现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及道德感。

综上，据现有史料来看，1918年大流感在北京的流行虽导致一定伤亡，但相对来说疫情不及绍兴等地严重^[92]，应该与北京社会各方面自上而下形成较为积极且相对有效的医政、布药、消毒、诊治、预防、卫生等防控举措有很大关系。尽管目前人类应对流感已有数百年历史，但在现有的医药储备中仍然缺乏长期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回顾百年前北京的这场大疫流行及防控，也许可为今后的疫病应对带来些许启发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 佚名. 关于时疫之种种：布告各界 [N]. 吉长日报, 1918-11-14(3).
- [2] Anonymous. Influenza (?) in China [J].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18(32):608.
- [3] 佚名. 最近之时令病 [N]. 顺天时报, 1918-05-22(7).
- [4] 佚名. 最近发见之时症 [N]. 大公报, 1918-05-23(6).
- [5] 佚名. 请君注意 救急避瘟丹 [N]. 北京益世报, 1918-05-22(4).
- [6] 佚名. 时疫流行 [N]. 京话日报, 1918-05-25(3).
- [7] 佚名. 留神传染 [N]. 北京益世报, 1918-05-26(6).
- [8] 佚名. 时疫影响市面 [N]. 顺天时报, 1918-05-25(7).
- [9] 佚名. 警察停操 [N]. 京话日报, 1918-05-31(3).
- [10] 佚名. 为警请命 [N]. 北京益世报, 1918-05-30(6).
- [11] 朱芷沅. 病者注意 [N]. 群强报, 1918-05-26(1).
- [12] 佚名. 医疫药品 [N]. 京话日报, 1918-05-28(3).

- [13] 佚名. 传染何多 [J]. 清华周刊, 1918(143):3-4.
- [14] 佚名. 校长布告 [N]. 北京大学日刊, 1918-06-03(1).
- [15] 佚名. 理科教务处布告 [N]. 北京大学日刊, 1918-06-07(4).
- [16] 佚名. 徐东海已占勿药 [N]. 顺天时报, 1918-06-12(7).
- [17] 佚名. 龙济光因病返京 [N]. 晨钟报, 1918-06-13(6).
- [18] 佚名. 清帝违和 [N]. 京话日报, 1918-06-25(3).
- [19] 听花. 病床小记 (其一) [N]. 顺天时报, 1918-05-30(5).
- [20] 佚名. 粤港沪京津等处均有流行之时感 [N]. 叻报, 1918-07-16(3).
- [21] 佚名. 趁早防病 [N]. 北京益世报, 1918-05-29(6).
- [22] 佚名. 时令渐剧 [N]. 北京益世报, 1918-06-05(6).
- [23] 痴笑生. 北京时疫猖獗 [N]. 时事新报, 1918-10-31(9).
- [24] 金. 一言半语 [N]. 群强报, 1918-10-29(1).
- [25] 佚名. 时疫宜防 [N]. 京话日报, 1918-10-14(3).
- [26] 佚名. 北京时疫猖獗 [N]. 国民公报 (成都), 1918-11-23(2).
- [27] 佚名. 病者何多 [J]. 清华周刊, 1918(146):10.
- [28] 佚名. 时疫可畏 [N]. 群强报, 1918-10-27(4).
- [29] 佚名. 瘟疫流行 [N]. 京话日报, 1918-10-23(3).
- [30] 佚名. 官厅防秋瘟传染 [N]. 申报, 1918-10-24(7).
- [31] 佚名. 清帝玉体违和 [N]. 爱国白话报, 1918-10-24(3).
- [32] 佚名. 西报所载之北京情形 [N]. 民国日报 (上海), 1918-11-07(3).
- [33] 佚名. 医院纪事 [J]. 清华周刊, 1918(149):5.
- [34] 泽井俊二. 就近时流行之二三传染病说 [N]. 益世报, 1919-02-21(7).
- [35] 佚名. 时疫与气候饮食之关系说 [N]. 吉长日报, 1918-11-09(5).
- [36] 佚名. 卫生宜慎 [N]. 顺天时报, 1919-05-05(2).
- [37] 佚名. 春瘟又将发现 [N]. 顺天时报, 1919-03-09(7).
- [38] 佚名. 都下时疫流行 [N]. 顺天时报, 1919-04-27(7).
- [39] 佚名. 总统注意防疫 [N]. 吉长日报, 1918-11-14(2).
- [40] 佚名. 慎重时疫 [N]. 群强报, 1918-10-10(4).
- [41] 佚名. 京华短简 [N]. 申报, 1918-10-26(6).
- [42] 佚名. 辟除瘟之迷信 [N]. 吉长日报, 1918-11-01(2).
- [43] 佚名. 调查患病巡警 [N]. 顺天时报, 1918-05-29(7).
- [44] 佚名. 卫生处飭查厕所 [N]. 晨钟报, 1918-06-21(6).
- [45] 佚名. 取缔夏令食品 [N]. 北京益世报, 1918-07-02(6).
- [46] 佚名. 暑药发区 [N]. 群强报, 1918-06-02(4).
- [47] 佚名. 分发药水 [N]. 北京益世报, 1918-06-07(6).
- [48] 佚名. 研究时症 [N]. 北京益世报, 1918-06-04(6).
- [49] 佚名. 通飭医生呈报 [N]. 北京益世报, 1918-07-09(6).
- [50] 佚名. 警厅防疫办法 [N]. 北京益世报, 1918-11-02(6).
- [51] 佚名. 布告 (警厅注重防疫) [N]. 群强报, 1918-06-09(4).
- [52] 佚名. 防疫须知 [N]. 群强报, 1918-11-03(3).
- [53] 佚名. 施行防疫消毒 [N]. 顺天时报, 1918-10-29(7).
- [54] 佚名. 医院收费效果 [N]. 顺天时报, 1918-05-27(3).

- [55] 佚名. 暂免诊费 [N]. 群强报, 1918-06-06(4).
- [56] 佚名. 京师警察厅内城官医院研究治疗时症方法说明书 [N]. 群强报, 1918-11-06(1).
- [57] 佚名. 医院施诊改时 [N]. 晨钟报, 1918-06-17(3).
- [58] 佚名. 预防传染时疫 [N]. 晨钟报, 1918-06-15(6).
- [59] 佚名. 中央医院施诊 [N]. 顺天时报, 1918-11-02(7).
- [60] 佚名. 贫病自缢 [N]. 京话日报, 1918-06-24(3).
- [61] 佚名. 贫病可怜 [N]. 京话日报, 1918-10-27(3).
- [62] 佚名. 夏日临时施诊 [N]. 晨钟报, 1918-06-29(6).
- [63] 佚名. 提署施送暑药 [N]. 北京益世报, 1918-07-01(6).
- [64] 佚名. 红十字会之善举 [N]. 益世报, 1918-06-23(7).
- [65] 佚名. 四郊施医 [N]. 群强报, 1918-10-28(4).
- [66] 佚名. 令防传染 [N]. 群强报, 1918-10-22(3).
- [67] 佚名. 京汉火车防疫 [N]. 顺天时报, 1918-10-24(4).
- [68] 汪仲鹤. 时疫刍言 [N]. 群强报, 1918-06-05(1).
- [69] 朱芷沅. 读时疫刍言有感 [N]. 群强报, 1918-06-05(1).
- [70] 郝植梅. 医士郝植梅来稿 [N]. 京话日报, 1918-06-02(1).
- [71] 佚名. 卫生须知 [N]. 京话日报, 1918-06-05(1).
- [72] 陈侨如, 靳鹤泉, 徐韵石, 等. 医士陈侨如靳鹤泉徐韵石毓声子来稿 [N]. 京话日报, 1918-06-03(1).
- [73] 佚名. 怜贫免费 [N]. 群强报, 1918-06-06(4).
- [74] 佚名. 医士热心 [N]. 京话日报, 1918-10-16(3).
- [75] 佚名. 医生济贫 [N]. 京话日报, 1918-06-02(3).
- [76]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15 卷·日记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77] 时子龢. 时子龢医院广告 [N]. 顺天时报, 1918-06-15(1).
- [78] 佚名. 市物丛谈 (四十一) [N]. 群强报, 1918-06-05(1).
- [79] 一朋. 介绍医案 [N]. 京话日报, 1918-10-28(1).
- [80] 佚名. 感谢良药 [N]. 顺天时报, 1918-10-22(1).
- [81] 佚名. 卫生注意 [N]. 群强报, 1918-06-02(5).
- [82] 佚名. 发明良药济世 [N]. 晨钟报, 1918-06-05(6).
- [83] 佚名. 良药济世 [N]. 京话日报, 1918-06-07(3).
- [84] 佚名. 病家注意 [N]. 京话日报, 1918-06-23(3).
- [85] 一朋. 患流行症者须知 [N]. 京话日报, 1918-11-02(1).
- [86] 佚名. 急治防疫良方 [N]. 京话日报, 1918-06-16(1).
- [87] 佚名. 时疫招出谣言 [N]. 顺天时报, 1918-05-27(3).
- [88] 佚名. 官厅宜严禁神方 [N]. 顺天时报, 1918-10-27(7).
- [89] 佚名. 老虎又现 [N]. 京话日报, 1918-06-08(3).
- [90] 佚名. 孝子割股疗亲 [N]. 晨钟报, 1918-06-07(6).
- [91] 佚名. 预防流行感冒与内务当局 [N]. 顺天时报, 1918-10-29(2).
- [92] 林曦, 李永宸. 1918 年大流感视阈下的绍兴时疫与社会救济 [J]. 中医药文化, 2021, 16(1): 2-5.

(本文编辑 黄晓华)